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東京奧運，我們來得及嗎？

下個月的今天，「東京奧運」就已經開始比賽了，而7月24日更是香港選手江旻憻爭奪劍擊獎牌的日子，香港奧運製作團隊來得及訪問這位世界排名名列前茅的本地劍擊選手嗎？

從上個月11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取得今屆東京奧運電視播映權後已經一個多月，香港電視製作團隊每天都馬不停蹄地在準備前期製作工作，包括申請工作證事宜等，奈何日本有關方面卻未能完全配合，在批出奧運工作證事宜上遙遙無期，令整個香港團隊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要知道採訪團隊並非一到達東京就可以馬上跑進球場做採訪，前期還有很多工作。先不論在疫情的特別安排下要隔離14天，本來的前期準備包括裝嵌國際廣播中心控制室、衛星傳送安排、申請採訪區等都是必須的步驟，這種種也需要時間日子去準備的。

回想2012年倫敦奧運，當時TVB在開幕十日前才確認取得奧運電視轉播權，第二天30多個工作人員馬上就踏上征途，前赴倫敦採訪奧運。由於時間緊迫，在香港上機前團隊就透過網上申請奧運工作證，工作人員到達倫敦時，就已經收到奧運工作證，馬上可以採訪工作。雖然我們都明白，當時沒有疫情，沒有這麼多

限制，很難與現時的情況相比，但在時間緊迫下，日本奧組委也應該按照特別情況進行適當的「特事特辦」，盡快處理奧運工作證事宜，待香港傳媒可以早日出發，準備採訪奧運消息。

東京奧運，我們只能默默地在等待，但另外一方面香港奧運製作團隊又開始計劃準備報道傷殘奧林匹克運動會(Tokyo Paralympics)，過往殘奧會香港傳媒的報道篇幅都比較少，而今屆特區政府則希望各電視台能增加報道今次的「東京殘奧會」。

香港於1972年開始參與殘奧會，在首次參加成績就十分不錯，於乒乓球賽事中奪得1金1銀；到2000年悉尼奧運更奪得8金3銀7銅；而2004年雅典奧運更勇奪11金7銀1銅，而2016年里約奧運也有2金2銀2銅，成績其實可謂超然，這全靠香港一班運動員的拚搏精神，縱然殘奧會一向在媒體上得到的注意沒有奧運會多，但運動員們的努力也十分值得全城港人去為他們吶喊助威。

東京殘奧會將於東京奧運會後兩個星期，亦即8月24日至9月5日舉行，香港奧運電視製作團隊會有一部分工作人員留守當地，繼續轉播殘奧會，期望殘奧會也能獲得比較大規模的轉播，能加強香港觀眾市民對殘奧會的重視，也能使運動員知道大眾對他們的支持。



方寸不亂

方芳

怨不得人

銀行可能需要調查一下客戶的流向，銀行的客戶經理，總是在扯談中不經意談及「會否移民」的問題。

經理是30多歲的年輕人，女友是教師，考慮過移民，但想了很久，到英國不可能再找到銀行或教師的工作了，文職不可能，又沒一技之長，能幹些什麼？超市理貨員、Uber車司機、裝修工、水喉匠、電工……想想，都不敢再想下去，或遲些再想。這年輕人還是稍成熟的，考慮問題較全面，不會一時衝動。

移民是人生大事啊，連根拔起到異國生活，養車供樓，子女教育，醫療保障，每一項，無錢不行。即使帶了一筆安家費，但到了稅項特高的國家生活，花費例如流水，能撐得多久，長期生活舒坦嗎？

朋友的獨子，執意要去英國生活，又未自立，碌碌的都是父母信用卡，在英國生活費太高，花錢倒水咁倒；這些趕「着數」的「移民」，到英國後生活圈是封閉的，社會資訊很少，拿着一紙紙卡，都不知到哪裏去打。

有報道，移民英國的港人，到步後資訊不足，萬事起頭難，埋怨英國政府沒有支援，只有在英的港人給予點點援助……可不是嗎？英國政府之前不是說了許多歡迎和支援的「好話」，嬌生慣養的香港人，信以為真，在香港被照顧慣了，一到英國，想當然就有政府照顧。今天怎麼還有這樣的腦袋？誰有義務照顧你。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移民的路自己選擇，怨不得人。一些早期的英國移民說，英國政府又怎會幫你？不溫你笨已經偷笑了。

英國朋友說，能夠有條件移民英國的，只有退休公務員，退休後吃着香港政府的長糧，可以到英國與花鳥為伴。我認識的退休公務員夫婦，他們早期投資幾層樓搵手，收租豐厚，又吃長糧，生活無憂。天天興趣班、健身班，又有表演，分享歌藝，十分忙碌。有錢，才不會移民英國與花鳥為伴哩！



七情八苦

小臻

令人感動的「老愛國」

因為工作關係最近接觸得特別多香港的「老愛國」，都是古稀之年，但從他們的話語中眼神中流露出那份愛國情仍舊是很熱血熱誠，很愛國「憂港」，很積極為愛國愛港出錢出力，他們都是抱着一種奉獻精神！令吾深受感動！這是在新一代愛國者身上感受不到的。沒有要貶低新一代的人，可能是「老愛國」經歷太多苦難特別感性吧。

事實上，現在香港也有批30多歲的愛國新生代很熱血熱誠，他們忍受一些朋輩群體奇異的眼光，頂着被標籤的壓力為祖國為香港發聲，也是很難得。以前在香港這種資本主義思維主導下要立場先明公開地講愛國是不容易，所以社會上也不強調愛國的立場，如今在《香港國安法》下政府亦強調「愛國者治港」，讓壓抑了幾十年的「老愛國」可以吐口烏氣。

就如紹興旅港同鄉會各顧問兼卓越香港文化主席徐仁昌，70多歲的徐老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開始做愛國事，他和許多香港商人一樣，在香港奮鬥賺錢後就想回報效家園，為家鄉做點公益事，例如建校、扶貧等，然後獲邀參加省市協為國家建設出謀獻策，貢獻一分力量。轉眼幾十年他退下前線，本來就退休享清福了，但他閒不住地繼續為紹興旅港同鄉會做事，為愛國事業，為傳揚中國文化出力。而且還不斷推動年輕一代參與愛國事業作貢獻，因為憂心無人接替。

日前，他的卓越香港文化特別舉行「奮鬥百年路，啟動新航程」晚會，邀請有律師、社團會長主席、香港警察、金融界總裁、文化界總監、商界老總、教育界主席等嘉賓列席。徐老致詞時非常激情地說，卓越香港文化在2016年成立以來一直專注於傳承和宣揚

優良中華文化，多年來在香港組織了多樣的社區活動，包括了街頭派發愛國傳單、發送福袋、送口罩、關注弱勢社群、探訪老人院、走上街頭撈撈，撐政府。

最難忘是2019年8月召集會員去支持新界南警察總部衝鋒隊，是該警隊第一次接受市民撐警活動，在最困難的時期，成員去支持慰問英勇的香港警隊及支持真心真意地希望香港好的議員何君堯。他很感謝會員支持。回想香港特區這兩年來受到黑暴及新冠疫情影響，覺得這兩年間發生種種事情，恍如隔世，一度給黑暴摧殘得滿目瘡痍，再加上世紀疫症，香港元氣大傷，社會撕裂分化之嚴重。幸好《香港國安法》在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下得到巨大的推廣，讓社會恢復了安定，今終迎來撥雲見日的時刻。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顧與前瞻之餘，最重要是抓緊現在，切勿重蹈覆轍。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涅槃後香港重生之際，卓越香港文化希望藉着多樣的活動，能夠更好地凝聚會員，團結愛國市民，宣揚正能量，要高舉文化大旗，共擔時代責任！面對這些「老愛國」的熱忱，你敬佩嗎？



●卓越香港文化主席徐仁昌(第二排中)帶領會員幹舉行「奮鬥百年路，啟動新航程」晚會。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畫家二三事

多年前在一個畫展的場合裏，聽着幾個文壇前輩和老畫家在談論畫事，話題說到畫家平日的生活和作畫習慣，尤其感到特別有趣。

原來真是畫如其人。據其中一位老先生說，在港時曾在他家中居住過的豐子愷畫風樸素，寫畫時便有如修道一樣，從來不想家人站在身邊，總是喜歡單獨面對畫紙，聚精會神地慢慢一筆一筆描繪他的畫。

但是另一個意筆水墨老畫家則完全相反，他寫畫時不一定在畫室，興致來時甚至還把畫桌搬到戶外露天的地方，面對嘩嘩啦啦的熱鬧氣氛，吸引到許多左右鄰里街坊過路行人，愈是多圍觀他愈是感到興奮；正因如此，他每次寫畫都十分大陣仗，筆多墨多紙更多，紙多了，他便豪情四溢，寫畫通常一揮而就，一張接着一張寫個不停，看到有誰注目欣賞，他還主動把剛畫好的小畫，伸手畫他。

有求必應，這個有趣的老畫家，大名似乎叫丁衍庸。

最奇怪還是漫畫家了，資深畫評家說他認識的漫畫家，寫畫時幾乎全都表情多多，寫到漫畫中人物大笑時不自覺張大嘴巴；漫畫中人物愁眉苦臉時，也不自覺皺起眉頭，真是七情上臉。

座中幾個漫畫家不由會心微笑。說到漫畫，老畫評家就提起油畫木刻家李流丹了，座中幾個漫畫家都說，沒有李流丹，他們未必還在畫漫畫，原來他們的第一張作品，全在李先生所編《畫廊》發表之後才受到鼓舞而堅持畫漫畫，跟李先生在同一報館做過同事的畫評家就說，李流丹為了鼓勵年輕美術愛好者，凡是他們第一次來稿都一定採用，好給他們有個愉快的回憶；其中一個在《畫廊》發表過13年作品的漫畫家就從未跟李流丹通過電話也沒見過面，可見李先生用稿從不偏私。畫評家說李流丹是徐悲鴻的學生，一向為人平實低調，是一位終生默默耕耘關心後進的藝術工作者。



●李流丹油畫最富田園景色之美。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鍾倩

尋訪吳伯簫故居

從萊蕪吳伯簫故居回來後，我的心難以平靜。去萊蕪是某種召喚，也是我由來已久的心願。吳伯簫——那個語文課本上曾經出現過的名字，宛如鄰家老伯般慈愛親和，娓娓道來，當我一步跨進他昔日住過的四合院時，內心深處的鄉愁立馬睜開眼睛，豎起耳朵，恍若找回昔日的疏離感。這裏有個好聽的名字，鳳城街道吳花園社區；這裏有動聽的鄉音，萊蕪老鄉們熱情招待，方言裏流轉出的直率與善良，沾有草葉的清馨和泥土的芬芳。

第一次知道吳伯簫先生與濟南的歷史淵源，源自著名散文家戴永夏先生。當年，他時任濟南出版社《中學文藝》編審，親自登門向冰心、臧克家等大家約稿過稿，經臧克家介紹，他誠邀吳伯簫為刊物寫篇文章。不久，吳伯簫寄來一篇《中學生作文選評》序，並附信道：「今寄上《中學生作文選評》序複印稿一份，請看看能用不？該書雖然印了100萬冊，少年之友不一定都能看到，在刊物上發表，也許不算多餘的。」幾天之後，吳伯簫發現這篇文章有幾處不妥之處，再次致信，同時向編輯致歉道：「寫作非專業，『疲於奔命』。未能及時供稿，迫不得已又潦草塞責，請原諒。」後來，稿件因為種種原因未能發表，成為一大憾事，但這段書信交往成為文壇絕響，見證一位大家虛懷若谷的風範。

在吳伯簫故居駐足，就像回到鄉下老屋的熟稔與自然。傳統院落、略顯破舊，可見3間南屋、5間北屋，東西屋各兩間，院牆斑駁，屋瓦泛黃，處處透露歲月的痕跡。我喜歡這裏的舊，沒有簇新粉刷的裝飾，沒有流行元素的干擾，瀟灑歲月沉澱的味道。因為舊，所以真實，恍若推開一扇記憶之門，「吱呀」一聲響，揭開厚厚塵土，邁入時光隧道，回到吳伯簫的童年時代。這裏是童年的現場，亦是鄉村的教堂。吳伯簫，原名熙成，出生在半耕半讀富裕之家。祖父吳翰翔是前清大學生，父親吳式聖長期從事教育工

作，崇尚勤讀修身，其家學精神譜系一脈相傳，吳伯簫7歲跟父親讀書，13歲考入曲阜師範學校，16歲畢業後進入青島大學工作，結識了聞一多、洪深、老舍、王統照、孟超等人；1935年，29歲的他擔任萊陽鄉村師範校長，4年後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文藝宣傳工作。

置身吳伯簫故居，目光拂過那些陳舊的物件，任由陽光揮走塵埃，濾掉昨日心事，我彷彿隔空與他促膝對談，是一個晚輩的唐突造訪。不，就是鄰家二妮子抱着作業本跑前來請教。也不見外，自己搬個板凳坐在方桌前。他呢，立馬放下手裏的碗筷，轉身戴上老花鏡，俯下身來為我講解。於是，那些鄉情鄉音一股腦兒地滾落出來，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盤」，叫人迎面撞個滿懷。兒時，他與祖父騎馬外出，春天龍潭賞梨花，白的更白；秋日礦上賞楓梅，紅的更紅；冬天出門尋梅花，燉炊煙，到嶺巔頭，「領略那直到天邊的皓潔與荒曠的時候，卻是一個奇跡」，祖父雪白的鬚鬚，同宏亮大方的談吐烙印在他心靈深處。鄰村上學那小半年，去校門口尚二叔家串門乃一大樂事，「跟着尚二叔打獵，在我是歡樂的節日，帶著提提藥葫蘆，都感到是很美的差使」；他的童年裏也有「閨土」陪伴。去縣城高級小學讀書，周末放假歸來像是放飛出籠的小鳥，他要多快樂有多快樂，到了家不急着進屋，先是一溜煙兒鑽進自家菜園子裏，手摘幾個黃杏吃，再看着那長勢喜人的蔬菜，這無不為他以後的創作打下精神底色。

午後的陽光肆虐，透過窗戶照射進屋裏，移動的光斑打在書桌上、座椅上、臥具上，那飛飛泛泛的影子，似蝶如羽，是誰的思緒？又是誰的夢想？我的耳畔回響着一個聲音，由遠及近，如鼓重錘，在心底砸出萬千漣漪。離家求學漫漫路，投身革命奔波忙，泛黃《羽書》傳家信，終老骨灰撒泰山。試問，一曲簫聲為誰寄？盪氣迴腸鄉情立。七十六載匆匆過，泰山山巔歌聲立。以歌當哭，乃是寫給家鄉的情書，獻給宇宙的天籟。

剛開始寫作那會兒，我從網上購過一本《羽書》，後來束之高閣，直到多年後重新找出來閱讀，才真正了解到一位濟南老鄉的真摯心聲！誰能想到，這本小書歷經炮火洗禮，九死一生終得問世。1938年，吳伯簫投筆從戎，奔赴延安。離開的前一年，他把一本沉甸甸的文章剪貼集，親手交給了離開青島前往上海的王統照，這是他大學畢業後6年裏寫的全部東西，堪稱「文學託孤」。後來，在上海，得知巴金編輯《文學叢刊》，王統照力薦吳伯簫，以散文《羽書》題目給這本書命名，並親自作序。我始終覺得，戰亂時期一本書的「誕生」，好比一束火把瞬間照亮精神星空，直到1949年抵達長春後，吳伯簫才收到桂林版的《羽書》，距離初版本已經過去8年，不得不叫人感嘆戰爭的阻隔和信息的封閉。如今，當我再次打開《羽書》，就像打開一段段塵封的延安往事，觸摸這些詩意厚重的文字，我似乎置身那個時代，感受到共產黨人的滾燙心跳和家國情懷。

「鳥近黃昏皆繞樹，人當歲暮定思鄉。」山東蘭陵走出的王鼎鈞，念念不忘老家的垂柳，以及插柳句跟「瘋爺爺」學詩的場景；濟南走出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深深留戀這裏的泉水、油棗、長果仁。對吳伯簫來說，萊蕪是家鄉也是精神富礦——蕪牟之地，齊魯接壤，文化交融，地氣旺盛。從地圖上俯瞰，萊蕪地處魯中山區，東臨泰山，背靠沂蒙，像極了一隻向西傾斜的金簸箕，把周圍的山川、河流、草木、農作物盡攬其中，怪不得《全唐詩庫》對萊蕪不吝讚美，「傳聞有鳥集朝陽，詎勝仙島瀛壖鄉。雲間海上應鳴舞，遠得鸛弦猶猶撫。」

今天，我們懷念吳伯簫，如同一次次返回童年，那清新的氣息、河邊的趣事、調皮的夥伴、苦難的記憶，恍若一座「城南往事」影像記憶館，叫人看着看着就哭了，很快又咧着嘴笑了；今天，我們追憶吳伯簫，亦是於歷史深處承接先賢教誨，懷揣敬畏安頓身心，弘揚艱苦奮鬥精神，重塑健全人格，汲取前行力量。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冷漠背後的人情

張藝謀的首部諜戰片《懸崖之上》令人驚喜，除了嚴密的布局和緊張的場面外，還有細膩而含蓄的情感，這是最擅長的，間諜也是人啊！只是，作為諜戰片或諜間諜故事，情感自然非主線，而在那樣的時刻，個人也很渺小。

但有幾個特寫鏡頭印象深刻。由于和偉飾的周乙在營救了戰友張憲臣(張譯飾)之後，面對敵人包圍，身體已遭折磨得不似人形的張決定犧牲自己，以保住周。眼眶強忍了淚的周問他交代後事，連續問說了幾次：「還有嗎？」非常揪人心。

到了故事尾聲，3位幸存者回到雪地，周乙將找到的兩個失散的孩子帶來，交給張的遺孀王郁(秦海璐飾)，並透露張正是因為找孩子而遭發現被捕的……這些被壓抑的情感讓人看到人性，令任重而嚴厲的間諜有血有肉，觸動人心之餘，也反過來襯托其高大的形象。

我聯想起另一部荷里活名片，拍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北非諜影》。講的是反戰反納粹這個當時人類共同關心的主題，場景卻設在北非摩洛哥的城市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也是英文片名)，這個在當時被親納粹德國的法國維希政府統治的地方，也是各國特務的據點。在歌舞昇平

的表象下，蘊藏了一場場生死攸關的角力和風暴。

在彼時彼刻，個人情感或利益只能放在一邊。在電影中，由堪富利保加飾演的酒吧老闆里克，表面上是個玩世不恭的美國商人，長袖善舞，卻冷眼旁觀到這裏消費的各路人馬。

有一天卻見到由英格烈褒曼飾演的伊莉莎，是一位地下黨人的妻子。而伊莉莎在納粹攻佔巴黎前，和里克有一段戀情，兩人本來相約於火車站一起離開，伊莉莎卻失約……此次異地重逢，伊莉莎還要他幫助情敵離開，因為這位地下黨領袖肩負重任，正遭追殺……在個人情感和民族大義的交織中，里克經過生氣、刁難到理解，並最後以行動支持，巧妙地將兩人護送到機場，臨別時跟女方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We'll always have Paris(我們永遠擁有巴黎)。成為風靡一時的台詞和經典句子。

這部電影在歐美影壇影響巨大且持久，成一種文化標誌。上世紀末，歐美電影人在總結「世紀百大」之類評選活動中，無論是在「最偉大的101部電影劇本」，還是「最偉大的100部愛國電影」或「最動人的100部愛情電影」等排名中，皆居榜首。反映其如何深入人心，因為電影在敘述宏偉事業時，展示了人性和人情之美！



琴台客聚

伍采采

閒時讀書，覺得中國的二十四節氣簡直是在主宰着人的喜怒哀樂。

粵地濕熱，到了夏季更是又濕又熱，幾場龍舟雨下來，夏至便至，被疫情困在南粵大地的高溫裏，無喜無樂，在忽雨忽晴中，只餘浮躁的哀與怒，卻又無從發洩。如此，一向「食為先」的南粵人，便只有吃，如果吃這樣不行，就吃那樣。

雨後，本桌的園子裏花兒們停止開放，蔬菜卻是枝葉茂茂起來，尤其是春末種下的兩棵南瓜，沿着牆邊搭起的竹架爬起來，轉瞬間就爬到了後來凌空在花園中間搭起的架子上，蜿蜒轉轉地長了十幾米長的蔓藤，再加上強壯的分支，瓜架上便迅速地一片蔥籠。

鮮嫩的南瓜苗固然好吃，第一次在自己的園子裏種了僅兩棵南瓜的本桌卻是不捨得吃南瓜苗的。眼見南瓜藤愈發地長得茁壯，一顆「為食」的心便蠢動起來，於是，在不影響南瓜藤的生長下，小心翼翼地將瓜藤底部的一些葉子連葉梗一起剪下來，拿回廚房，摘去葉片，將葉梗上的筋膜剝去，只餘飽滿的葉梗，隨意地捏碎了，再過

冷河，焯去苦味，然後用豆豉、薑蒜、青紅辣椒爆炒，加入生抽和陳醋，一道酸辣可口、「顏值」爆棚的開胃小菜便橫空出世了。起鍋裝盤拍照發到朋友圈，朋友們皆垂涎驚歎，紛紛點讚。眾多的留言裏，竟然沒有一個人吃過這道菜。

然而這道小菜卻是本桌異常熟悉的，小時候常吃的家常菜。我的父親亦是個道地的吃貨，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單位，無論到了哪裏，只要有一點小菜，都不忘種上一些小菜，南瓜便是他常種的小菜之一，我極喜吃父親做的南瓜苗、南瓜梗、各式口味的南瓜以及當零食吃的南瓜子，成熟的南瓜做的菜式與南瓜子是大家都熟知的，而父親所做的南瓜苗和南瓜梗卻是當時不常見的。父親在不知不覺間早早地培養了我與眾不同的「為食」的口味。

父親的菜地裏，茄子、冬瓜、菠菜這幾樣蔬菜是常有的，當然父親的吃法亦是與常人兩樣。吃茄子的時候，茄子蒂父親是不許扔掉的，無論是與茄子一起吃，或是集多了單獨炒成一個菜，茄子蒂都有一股清香軟糯的味道；吃冬瓜要留下冬瓜瓢，去籽切丁，用薑蔥蒜加上辣椒涼拌，自

是有一種清涼的甘甜；菠菜更不用說，多數人家嫌棄菠菜根老韌不好吃，而父親總是囑咐我摘菠菜時一定要留下菠菜根，後來我覺得菠菜根除了長得好，吃起來清甜之外，大抵是因為父親知道乾隆下江南所遇的「金鑲白玉板，紅嘴綠鸚哥」典故，可想而知，若是沒有了紅色的菜根，哪兒來的「紅嘴綠鸚哥」？

喜吃紅燒肉的人知道燒得好的紅燒肉是軟糯的，殊不知蔬菜裏也有好多軟糯的味道，辣椒葉便是其中之一。父親每年都要種辣椒，便是吃辣椒也吃得與常人兩樣，辣椒還未成熟，已經將辣椒葉摘了去，在人人嚮往肉食的年代，我便已經愛上了辣椒葉那種軟糯的青澀的清香味兒，如今我也在自己的菜地裏種上了許多辣椒，只為吃上幾片辣椒葉。

我在成年後順其自然地開始素食，大抵就是因為幼時吃過許多比肉味還要鮮美的蔬菜。再後來看過一些醫學典籍，才知道自己吃過的那些蔬菜的異類不僅好看和好吃，亦是「好用」的，在病毒經久不散的後疫情時代更是好用。

如此，南瓜梗的苦吃進口中也成了甜。